

AI MAMA

唉！

做父母的

• 鮮不歸 •

堅持己見，他們又唉聲嘆氣的：“我把我的希望、心血都寄託在你的身上，我家受人看得起看不起，就全看你爭氣不爭氣，你看你伯伯的兒子做醫生，現在已經住起洋樓冷氣，而你舅舅的兒子經商，結果破產，你舅母差點上吊，你忍心看你媽媽將來表演上吊嗎？”唉！子女自然不希望看自己的母親表演上吊，最後只好；聽了老人言，吃虧在眼前！

嗚乎！父母愛子女，希望子女幸福，這是不容批判的真情，誰要懷疑這種至情，誰都得跟我拼命。不過問題在於有些父母對於子女的態度已經使這種至愛變質，也就是說，有些父母已經產生不健康的觀念；他們養育子女，也控制子女，使子女成為達到他們目標與興趣的工具，他們已經不再視養兒育女為一種神聖的責任，而却視為一種得失之心很重的投資，於是便要求子女讀這個讀那個，全然不顧子女的興趣與愛好，弄的子女不是悶悶不樂，就是頹廢痛苦。我有一位朋友，天生文學胚子，思想之深刻，靈性之活潑，文筆之鋒利，在在都顯示出天才的象徵。可惜他父親痴戀醫生，非要他讀醫學院不可，他稍稍反抗，他父親就恩威並施，且嚴重聲明，他如讀別的，他就服下大量安眠藥，來一個眼不見，心不煩。結果他不負父親的期望，考上醫學院，但却因學非所好，搞得心情惶惶，焦頭爛額。如今醫學的書讀的倒不怎樣，反而在文學方面已露鋒芒，嗚乎！要不是醫學院沉重的功課，使他腳踏兩條船，誰敢肯定他在文學方面的成就，會比做醫生差呢？

我記得有這麼一句話；兒女沒有做過父母，因此不了解做為父親的立場與苦衷。但每一位父母都有做子女的經驗，應該了解子女有子女的梦想、志趣與愛好。為什麼現在還有一些父母不能體驗到這一點，而讓兒孫去自有兒孫福呢？

時常看到一些為人父母者，強迫已經有獨立自主能力的子女，順著他們自己的意思與興趣去發展。父母羨慕醫生們的鐵飯碗，便強迫子女學醫；父母認為法官既神氣又有錢，便強迫子女學法律；父母認為太空人實在了不起，便希望子女將來當個太空人。反之；有那麼一大，父母認為地痞流氓也不錯時，不知道會不會也希望子女當個地痞流氓？我不敢肯定，不過根據這種邏輯推斷起來，答案確實不樂觀。

我想：父母這種強迫子女的行爲（這種強迫，自然不單靠權威，感情上的遊說加上親情的感動，更具無堅不摧的威力。）他們最偉大的理由便是：我完全為你好呀！而且我吃的鹽比你吃的飯還多，經驗比你豐富，對於一件事情好壞的判斷，當然比你正確。放心吧！每一位父母都是愛子女的，難道我會害你嗎？結果子女只好甘拜下風，咬著牙去走那一條與自己個性不合而又不一定產生興趣的道路。萬一子女稍有反抗，他們便鐵青著臉道：“太不孝了！”子女稍作掙扎，他們又咆哮曰：“我知道你翅膀硬了，可以不需要父母了！”子女如果



老陳：不要唉聲嘆氣，對我說那些憤世嫉俗的話吧！西雪兒說的好：一個男人不應光會發牢騷，指控這個，指控那個，他得奮鬥。指控上帝及整個世界不能改變什麼，只有奮鬥才能改變你不滿的情況。你既然不滿你現在的環境，為什麼不設法改變它呢？

小李：你還沒有進入社會，自然可以說這種風涼話，等你進入後，你的牢騷一定比我還多。

老陳：話不要說的太肯定，我有我的抱負與雄心，路是人走出來的，我相信我的毅力，也相信我的鬥志。

小李：當我還在學校時，我也跟你一樣有年青的展望，可是進入社會後，一切都改觀了，你不知道學校與社會的差別有多大，你如果知道，你就會替我悲哀了！

老陳：替你悲哀什麼？

小李：替我悲哀我那一段掙扎的歲月，那段充滿現

實與理智衝突，良心與行為矛盾，熱情與冷漠拮抗的歲月。老陳，學校教導我待人要誠懇、要忠厚，可是社會却逼得我待人要勢利眼，要見人說人話，見鬼說鬼話。學校教導我做事要憑良心，可是社會却逼得我做事要使心機，用手段。學校教導我對人對事要熱情，可是我碰上的不是冷漠就是不近人情。

老陳：原諒我插一句話，你現在在各方面都對社會投降了嗎？

小李：不投降又怎樣？那種根深蒂固的腐蝕力已經把我侵蝕的差不多了，我現在已快要麻木。

老陳：你既然已經麻木了，為什麼還要對我發牢騷呢？

小李：唉！憑良心說，我實在還有點不滿，想當年在學校那種熱血澎湃，自負不凡的日子，那種振衣千



仞崗，濯足萬里流的豪氣，如今……。

老陳：不必說了，我敢肯定的說，你在學校時那種毅力是裝給人看的，那種豪氣也是順境時無聊的得意，沒有什麼價值！

小李：為什麼你要說這種話傷害我呢？

老陳：我並不是傷害你，而是刺激你。試想如果每一位貧窮家庭的子女都像你一樣，只肯在順境中順水推舟，而不肯在逆境中逆水奮鬥，那麼他們貧困的環境豈非永遠無法改變？小李，任何一個社會在還沒有文明以前都是黑暗的，在還沒有道德以前都是野蠻的，在還沒有良好的風氣以前也都是卑鄙而墮落的。我們的社會已經在逐步演進，演進的定義是淘汰壞的，建立好的，淘汰自然不容易，建設也必須付出代價，你如果被這些必須淘汰的腐蝕力所侵蝕，那你也就成了社會的渣滓了。

小李：可是我掙扎過呀！

老陳：我不否認你掙扎過，可是你掙扎的不夠徹底，你難道不曉得拳擊家要擊敗對手，必須比對手掙扎的更厲害、更持久？

小李：我……。

老陳：我們是好朋友，很好的朋友，無論社會是多麼可怕的對手，我希望你本著初衷繼續奮鬥，我是你的助手，每一位在學的青年也都是你的助手。社會既然殘酷，我們就用同情跟它戰鬥。社會既然冷漠，我們就用熱情跟它週旋。社會既然勢利，我們就用誠懇與它對壘。社會既然不知合作，我們就發揮青少棒小將們的團隊精神將它感動。小李！只有這樣，我們才能不負青年的魄力，不負青年的熱血！